



演小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雜說

先王在上域民以禮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以仁不以  
小谿之險威天下以義不以兵革之利雖有堅銳固  
塞無所用矣為軍將者有養人之德為師帥旅帥者  
有帥人之智為長司馬者有事人之志有死難之節  
雖有倚契司詐無所用矣長人之仁帥人之智六術  
五權在乎拱挹顧指之間人之所不能測者齊威之  
節制不可以過三代之仁義仁義之用非特在乎先  
王所以固國興威天下而已有德之將有智之帥仁

義不可以勝用焉

甯則人息之時也使之索綯冬則人休之時也使之  
乘屋豳公非固勞之也以為不若是無以教其樂焉  
民無違力地有餘利然後剛酒斯饗稱彼兕觥以盡  
其歡則昔時勞之也所以為今日之計歟

國子之合無政則亂無教則愚其正之也移屏而已  
無成均之法則人性失中其教之也記誦而已無道  
德之師則人心失性成均之法成人之虧均其過與  
不及者也蔽於天而不知人非此所謂有道蔽於外  
而不知內非此所謂有德

政者國子之所稟則以中法治之故為之大司樂道  
者國子之所學則以中德致之故為之師氏保氏養  
國子以道則所謂有道者教之也師氏以三德教國  
子則所謂有德者教之也

天下之民不敢擅有所之適者為夫節有期也天下  
之姦絕焉不敢擅有所齎操者為天傳有說也天下  
之盜絕焉

五言之出是則天下治故此八音安以樂民以五言  
而報上也有美有嘉焉五言之出非則天下忽故此  
八音怨以怒民以五言而報上也有箴有刺焉以五



言之嘉美者而納乎上則上知所因矣以五言之箴  
刺者而納乎上則上知所革矣萬民之言以六律與  
之音八音之器以六律與之度是故內通乎性外通  
乎政君子聞之有所思焉以與聖人在之有所悟焉  
以改  
十有二律生於十有二氣十有二聲出於十有二律  
陰陽之道天地之理夫婦之情父子之性聲律之中  
存焉况有先王之化上以和天時下以和人心述五  
行之和氣播之於八音採萬民之和言奏之於六律  
則其所感之出所作之微猶役於陰陽焉

先王之政在中國者詳於九州在九州者詳於四海  
夷蠻戎狄人民財用六牲九穀之數知其利害而已  
故略於九州九州之政各有諸侯制節謹度同其貫  
利而已故略於中國

亂臣之肆無所不僭至於僭樂則盡之矣先王以樂  
象功以舞觀德季氏八佾舞於庭則將以功德自視  
於天子矣未至於斯極者所不忍季氏忍為之則其  
孰不可忍哉

有來雍雍者以其和故至止肅肅者以其欽故能得  
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享皇考之祐則曰宣



哲維人文武維后享皇天之祐則曰綏我眉壽介以  
繁祉周之天子苟無穆穆之德則安能致是哉祭祀  
之始天子致助至有辟公之顯相祭祀之終皇考致  
祐至有皇天之繁祉事其先王之至者也宗廟之祭  
歌之以徹其以此歟三家特陪臣耳事及三廟堂上  
之徹庭中之舞輒用天子之制亂名喪實雍之作也  
又奚取於彼哉

天道高而尊造物者也惟造物者為能覆蓋愚衆之  
罪過而治之此冢宰所以為天官地道卑而親成物  
者也惟成物者為能司牧愚衆之善惡而教之此司  
徒所以為地官先王之治有政所以立禮有刑所以  
弼教政不為虐刑不為暴本乎一道而已蓋自治官  
以道為本出為政刑豈有他哉輔予覆蓋之所不及  
者耳後世之治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然後道之以政  
不以立禮齊之以刑不以弼教天下始有無耻之民  
然而王宅厥心不能有大宰者亦烏用宅哉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大宰建其書佐  
王而治其近者也故以正典以正百官小宰莅其事  
貳王而治其遠者也故以正職以正萬民孔子曰政  
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朝廷之上鄉明之君中

心無為以守至正一人帥以正則百官孰敢不正百

帥以正則萬民孰敢不正官西面之鄉其德足以佐王東面之孤其德足以佐聖三公比面而有咎王之道王族故士虎士從王于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從王于虎門之左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乃僕百司庶府當如文王之世有仁以為常伯有能以為常任所守不戾乎法所負不愧乎位豈有他哉守正之王克其宅心而已文王宅心有道施於有政則自王廷之臣都邑諸侯之官典掌夷狄之吏莫非言士克俊有德周公之作立政以告嗣天

子王非敢廢也台德惟臣良臣惟聖百官既正還及於上此政之所以成聖乎

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八法以治官府官成以治萬民禮以治賓客而諸侯羣吏萬民還以治乎我者宰夫之所待則故其所逆之士而理之大宰之所待則揆其所逆之情而弊之

道之所案所以立体道之所寓所以致用立体于中致用在外故王大旅上帝張旣案設皇卬皇譬言則道之用旣譬則道之体其体不可外也宿次之中所以有旣案焉道以柔為体則以剛為用道以質為体則



以文為用道以方為體則以圓為用道以圓為體則以斂為用斂之為物質而能柔所以象道之體皇之為物文而能應所以象道之用雖然文采節奏道之所寓以應物者烏可以為常哉物至而應事已而寂莊子曰仁義者道之蘊廬也止可以一宿此皇所以見於却歟

先王之事天神以謂不稱其德不足以當其意不當其意不足以致其饗張旣案未足以况道之體設皇却未足以明道之用則有大裘而冕以為祀天神之眼四圭有却以為降天神之玉大裘以象天道大裘

而冕以象天德秉却圭以降之所以象其用植蒼璧以禮之所以象其體道以質為體則以文為用大裘衮冕所以况之道以圓為體則以斂為用却圭蒼璧所以况之

鼓之為物以和軍旅以節音樂以正田役以作士象之氣者也車驟徒趨鼓與之進車發徒刺鼓與之戒車徒坐作鼓與之行止易車險徒先王所恃以却敵者也然而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在鼓而已立政以為八柄以馭羣臣王之所操立德以為八統以馭萬民王之所舉臣之趨走民之從服疾徐進止



在我而有節焉王之所御也故王固國以仁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以義不以兵革之利域民以禮不以封疆之界鼓天下之民由道之大者而歸焉王之務也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一時之教以待不虞而已豈足以語王哉故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師執鞀鼓而王之所執則路鼓而已人鬼人道之大者故路鼓以鼓鬼享而王執之軍事國事之大者故鼗鼓以鼓軍事而諸侯執之諸侯有君之道故執事之大者謹度以事王故執事之大者而已

四鼓之用莫尊於路莫卑於鞀

進則患怯退則患紛故軍將執晉鼓以鏡其進率長執鏡止鼓以肅其退鼓退而止之訓習之終鼓作而通之鼓行而節之訓習之始惟其訓習之始不可不慎其亂故兩司馬執鐸所長者寡所聽者詳故也節鼓慮其過差尤可慎者故惟五人而一節焉師帥之於一軍有不能進者自為二千五百人所主而已晉則聽軍將焉故執提鼓而已

車徒之衆驟趨馳走坐作發刺皆中其節諸侯軍將旅帥之馭其衆也者故鼗鼓以鼓軍事非王所務焉

執於諸侯而已

治野之法有治其阡者有治其地者以下劑致阡之類治其阡也夫間有遂之類治其地也水能為田之利亦能為田之害先王為之通其利防其害便於穀粟則妨於車徒先王則使無妨於車徒有便於穀粟故萬夫之地為之五溝以致水利為之五涂以防水害會歸於路以達于畿則五涂下利於水上利於車徒矣路會十道而歸之畿川受十澮而歸之海民之達于畿也其猶川之赴海故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於王者也時聘衆見間問歸旅賀慶致禮六者

王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其勤而王弗以仁致其愛則民侯豈可以虛拘哉  
智力解不未嘗相同而亦未嘗不相為用天之理也先王明其相用而為之制焉府史胥徒在官而有力者也使之為正師司旅之用乃為八職以治之百工農婦在民而有力者也使之為王公士大夫之用乃為六職以治之

有質而無文則物之用廢有華而無實則物之體廢在天有時在物有理在人以德在世有事未聞偏立而獨得者也雖然文章去道也遠且以闡吾之實然



而實與質喪則其孰以為文華哉故凡繪畫之事後  
素功者以素為質以質為本不可忘也素之在天為  
秋之序在人為性之質萬物至秋動者還靜華者即  
實然後及一春夏則其文耳君子內視見素感物而  
出之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不言  
而喻人之文繡有不若者豈特繪事也哉

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巧笑美目之  
文見於容兒之間無素而後致其文則趨於乱而已  
有誠心之所樂然沒有倩兮之笑有誠心之所向然  
後有盼兮之視是則素以為絢者也此莊子所以賢

乎

六色之次以其五行之相勝而相用五采之序以其  
五行之相生而相繼六色績以為衣者也衣陽物也  
君之道也則績以成象陽主造始以孽萬物故其六  
色之次以其相用五采績以為裳者也裳陰物也臣  
之道也則繡以成形陰主順成以奉天道故其五采  
之序以其相繼雜而章之工之巧也無素為之受焉  
其猶廢甘以和飲未知其為味也

白質取其以義制人申德威也赤質取其以礼事上  
承燕勞也休農息老物則君子不興功張皮侯而棲



鵠則春以功猛而害物者虎豹也毅而害物者熊也  
遠舉而難中者鵠也先王當其役物使農具事造業  
之時為物去害及遠中微然後以為功焉故張皮侯  
而棲鵠則春以功服猛去害所制者廣具事造業所  
建者備然後博施文德懷柔遠人是故張五采之侯  
則遠國屬春以功矣吾將息之遠國屬矣吾將燕之  
燕之恩也息之仁也不可廢威與義以制服害物者故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技兼於事、兼於義、兼於德、兼於道士大夫以  
事兼技以義兼技知以德兼義王公以德兼德人之

學當學其大者故雖百工之衆一士可以治之

以富邠國以生百物事職之務也商旅通四方之珍

異富之者也農夫飭力以長地財生之者也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士大夫勞心而治之者  
也百工商旅農婦勞力而養之者也一曰農五曰百  
工六曰商賈七曰嬪婦九職之序也六職則先百工  
而商旅次之農夫次之婦功次之六職為夫百工之  
事而設者也商旅農務特為之用而已商旅通四方  
之珍異以資百工者也農婦長地財治絲枲以養百  
工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雜說

天以六時成日而寅為一日之朝者也天以四時成  
歲而春為一歲之朝者也此春見所以明朝以言天  
時則秋之所成冬之所藏有望乎東作之春以言人  
事則勞於晝休於夜有望乎夙興之寅此春朝所以  
圖事以陳謨而有夏宗以協慮而有秋覲若天春朝  
諸侯而圖天下之事非特圖事而已特以圖事為主  
萬物興於朝態於暮則非相見之時也其見上也避  
迨而已萬物散行於春以生同歸於冬以存則冬非



圖事之時也協慮而已圖事則其協慮之致用歟  
天下之事其來也無窮其變也無常其出也不測必  
有事焉而後擅有獨見之明徐而應之亦已晚矣先  
王以謂人之心備有萬物之體備有萬事然則天  
下之事非難圖也資諸人心而已人無二心事無二  
理心德或離則不足以致一心德或散則不足以應  
萬

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  
道之使知度量法則諭之使同好惡已壹於心用捨  
已壹於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收衆見以為王

明合衆善以為王道以四海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  
蓋如此耳

邦之本在民之本在耕之本在力田野功利蓋  
非游惰所能致者故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而野刑  
上功糾力為之先焉先王欲使其民相保以信相愛  
與智相救以義相賄以仁相賓以禮欲其無流轉也  
使之相聯欲其無詐欺也使之相糾刑罰相及慶賞  
相共然後耕者有功學者有德是故先王近為之六  
鄉遠為之六遂鄉非不耕也以教為主故其毗謂之  
民其所稽則行藝而已刑之所糾者孝遂非不教也



以耕為主故其民謂之甿其所稽則功事而已刑之  
所糾者力

養生之理人之智皆足以及之患在志輕而物重及  
物臨之則其智昏矣故為己之謀不若處堦之得其  
所

忿者氣戾而不平瀦者氣鬱而不通上而不下則忿  
氣勝故使人善怒下而上則瀦氣勝故使人善忘  
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而忿瀦之氣當之則為病矣蓋  
夫忿之氣不用之於怒瀦之氣不用之於忘不怒不  
忘則為病而已威公誤詒於所見遂為忿瀦之氣養

生之道當先治心虛則能照一則能辨靜則能養故  
雖疑互之間感忽之際有物陳乎其前不能致其患  
威公以見鬼為不祥而病以殆乎霸為祥而病去是  
公之傷不見鬼也而在公以得喪累其心焉故忿瀦  
之邪氣得以當其舍而病之且夫生死終始達生者  
將為寒暑晝夜之序而况禍福得喪之所介乎其心  
正其氣平雖感忽萬態不能蹈其舍

養生之志則躋於物而侔於天故物不能為之對其  
右師之介欵神王氣盛皆非養生之所尚養生至矣  
神凝而氣使

從水之道而不以為私忘水之淵而不以為險善游  
者也不務生之所無以為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善養  
其生者也陵實物也譬則事也水虛物也譬則性也  
方其習之時必據事實以進焉及其習成矣然後適  
理之虛以會道聖人生而知之則猶生於水而安於  
水賢人孝而知之則猶長於水蓋非生而知之即之  
於水則溺而已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故  
者以利為本故者人之道也性者天之道也孟子之  
時天下以故言性則誤矣然而故之在人可以成命  
亦可以滅命可以滅命者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是也可以成命者所謂始乎故是也蓋夫故以利為  
本則安矣以至乎成命以害為本則殆矣以至乎滅  
命然而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也則故之於孝者其可廢乎以利為本而已  
萬物各具一天惟人所之焉疇儻之承蜩津人之操  
舟梓慶之為鐻開天之天者也猶掇之也未嘗見舟  
而便操之也氣之凝神之天而至者也不敢懷非譽  
巧拙猶疇儻者不以萬物易蜩之翼輒然忘吾有四  
枝形体猶疇儻者之處身執臂外重則內拙其巧專  
而外滑消則內重矣



東野稷所謂為則敗之者也務生之所無以為務知之所無奈何其猶稷欤加性所無廢性所有盜理以能虧理以偽皆非養生之所取以心稽則鑿矣為其鑿則心不一而物得以桎之工倕旋而蓋措規矩與物化不以心稽其順與理相通其妙與神相遇

不能忘足則以履為足之累此履之不適也不能忘腰則以帶為腰之累此帶之不適也不能忘是與非則以是非為心之累此心之不適也不能勝物故內變不能應物故外從事能定則不內變物來而應則

不外從事此會之適也處會要之地以應方來之變苟或動心則先時而起後時而縮矣彊則魚然弱則齷齪其能有適乎四者適矣然而知其為適則有不適之患焉四者復不適矣心亡四者之適然後未嘗不適焉忘適之適也不適有累適亦有累不適與適兩忘而意消然後其心虛其性明生理於是乎盡矣孫休之言不知命者之事也扁子之告孫休至於命者之事也達命之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至人之德非休之所及知而扁子遂告之則所無奈何者休將務知之矣開人之天而驚惑入其舍不亦殆乎莊子



之教天下或言至人之攝生或言養生而後至入水  
不窒蹈火不熱則言其攝生者也病僂之承蜩津人  
之操舟則言其由學而後致也養生之道惟患內輕  
與夫知之過其分內輕則心與物化之知過其分則  
以智廢理休以不遇擯逐而怨則外重矣而扁子復  
以休之所不及知者而告之非特開人之天而驚惑  
入其舍則養生所主喪矣是以莊子之喻養生或言  
病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為鐻未嘗不自學  
習以致精妙是待教啟之民爾潛行不窒入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攝生之至人豈可為中下之

流道哉以已養養鳥蓋雖深林之間江湖之上不得  
寄其生焉而况大牢之饗九韶之樂哉為孫休計則  
姑使之重其內而已

以冬見為遇則春見乃其見之專也以春見為朝則  
冬見乃其見之暮也朝而見之也專暮而見之也勤  
專而見之也恭遇而見之也悅人之情也夫以朝暮  
繼見邂逅相遇比大賓之禮大客之儀所以親諸侯  
歟

乾之位萬物之大始坎之位萬物之資始艮之位萬  
物之成始為萬物資始者乾元也為萬物太始者乾

道也天者形也元者氣也以氣統形然後形生而氣存氣有陰陽陽中之陰下應陽之上達者而為雲陰中之陽上薄陰之下固者而為雨品物流形蓋得陰陽之和雲雨之澤以化者也有生斯有形有形斯有終有終斯有始物之終始蓋方流形之際其理已著矣豈俟斂入而後悟哉六位之設三陽以元成位于春三陽以亨成位于夏弗先時而作弗後時而動因時乘理而進者也六位以定分六龍以適變形氣之類弗革則窮弗因則絕降者殺壯者老此理之必然者始卒若環新故相代然後變化之道至焉是故乾

元之御天也或乘見龍御之以行或乘躍龍御之以進或乘飛龍御之以升或乘潛龍御之以止其為蒼天也則功見乎其色其為旻天也則人見乎其情其為昊天也降而與物接其為上天也升而與物辨豈特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如是而已邪以一氣統天則天有化道以言龍御天則天有變道各正萬物之性有善而無惡各正萬物之命有常而無幸無不善則無暴無不幸則無怨是故大和將殆乾道能保之大和將乖乾道能合之是故性有利為之用情有正為之體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由利正之中在人也有



仁足以長人在天也有元足以長物天乾道之正性命也萬物之所同君子以其所同者而長之則其安萬國也安其心為非安其外而已

先王之治天下踈者內輔親者外輔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內輔者也宗子維城外輔者也內外一心犬牙相制懷德維寧在其中為是故介人願為之藩大師願為之垣大邦願為之屏大宗願為之翰宗子願為之城

有天下者不患無大師而無介人可患也天之予奪視民民之去就視乎善人者也不患無大邦而無大

宗可患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也城之高也池之深也兵革之利也米粟之多也所謂地利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宗子維城所謂人利有人利然後地利為之用焉有先王之德然後人利為之用焉

三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吉二從三逆作內吉作外吉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乃心知士庶人與筮之數或可逆者至於龜則有從而已蓋卜五占用二伍以天道言之二以人事言之先王有作順天循理而已烏可違哉况象者又其數

之微與

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於外物也外物為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柷欤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於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

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聲相應而變生為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之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鳥可

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情有節其言有序樂夫仁義之性而已永歌亦可謂之樂也然而樂之未至也及其手舞足蹈而後至矣蓋未至於舞蹈不足以為樂之生於夷曠故其聲嘽以緩喜生於愜適故其聲發以散哀則抑故唯以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聲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其聲和以柔二者之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靜矣無二者之動言性則合矣無二者之別物能動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物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為



之慎焉。聲之所出，則有樂以和之；志之所通，則有禮以道之。其行喪，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姦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禮樂以治其內，刑政以治其外，其名四，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實一也。

倫理之於人，同有於性，同生於心，然而無樂為之和，同則至於乖絕，無樂為之感，通則至於堙塞。君臣上下，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聽之莫不和，親則不至乎乖絕，聽鍾聲則思武，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則不至乎堙塞。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雜說

怒有以責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責之，思其治者而已。下泉之詩是也。怨有以親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親之，哀其亡者而已。黍離之詩是也。政有得失，則於物有善惡，物有善惡，則於情有喜怒，情有喜怒，則於聲有美刺，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無慙慙之音矣。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

音所以作也

禽獸有聞而無知有情而無文故不知音衆庶有知而無德有文而無實故不知樂

聲變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樂政者樂之安樂怨怒中淫恭慢之所自作故審樂以知政樂與禮同出乎仁義之實禮之寔節文仁義之成樂則樂其成而已然而樂之和已有節文在中焉子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以其樂為主不得謂之禮耳故曰知樂則幾於禮心微而為智：微而為德偏得樂則和而有所流偏得禮則中而有所倚非

所謂有德

極音教味以物為音為味也朱絃之有遺音元酒之有遺味以德為音為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教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內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絃之濁疏越之違三嘆之希元酒之質姐魚之腥大羹之淡足以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樂也務使人以理而後動以節而後作

天命之謂性人為之謂習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所謂習非所謂性



性之中含孕萬物之理率而一之不散其樸則其體  
無乎不在不流其真則其用無乎不善道者無乎不  
在無乎不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所謂率  
性之謂道則成之者性之謂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則  
繼之者善之謂也

道者天也合而言之也故率性之謂道教者仁也散  
而言之也故修道之謂教率性而為己脩道以為天  
下不為天下後世計則道無事乎修矣  
道之無不在也雖稊稗瓦礫之間無不在也道之不  
可須臾離也雖躅步跼蹐之間不可離也惟其無不

在故不可須臾離

隱微之中有無不在道隱而見微而顯有必然之理  
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能慎其獨然後為己則能率  
性為天下則能修道天下之道由中而生者也禮曰  
至德為道本道不在小亦不在大道不在高亦不在  
下惟過與不及然後道喪

以五禮制中以六樂致和然後能贊天地之化育故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君子成位乎中焉不知則不  
相交不中則不相合

君子之道其微也在所不睹在所不聞其顯也在乎

天地位萬物育苟非知道之無不在知我之不可須  
史離安能至於此極哉

君子以時中則有時不中矣此其所以為中庸更而  
不可拘續而不可窮其縱不流其守不回流者執庸  
而不及中者也固者執中而不及庸者也執庸者害  
道之常此為庸者之無忌憚也執中者害道之變此  
為中者之無忌憚也揚墨失中子莫失庸

過者大高而不及者大下非時中者固三者皆非所  
窮未能至道能中則無過不及能庸則無固此其所  
以為至德歟

中者人道之至神者天道之至

智者過之故夫婦之愚不可以與知此所謂愚者不  
及也賢者過之故夫婦之不肖不可以能行此所謂  
不肖者不及也

智者行之然後愚者得以知焉賢者明之然後不肖  
者得以行焉

莫之知避者不知畏獲之為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  
中庸之為善也不知其為善則不知其為害故不知  
辟與不知守皆非有智者

舜行道者故曰其大智也歟回明道者故曰回之為



人也

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祿能廉而已蹈白及能  
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傷  
廉不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爵祿也可辭在乎中  
庸也不可辭而勿辭之斯能廉矣在乎白及也可蹈  
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能勇矣

南方陽明而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則子民之仁明  
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陰而生有強者之道焉君子  
之強而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  
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社金革死而不厭

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強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

百姓日用其道故曰費日用其道而不知故曰隱費  
則顯諸仁故曰匹夫匹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隱則  
藏諸用故曰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知者  
以其神其德有所不能者以其神其行孝悌之始行  
乎父兄之間則匹夫匹婦其孰不知哉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則雖聖人有不知者而况匹夫匹婦乎  
天地不為人怨嗔而廢寒暑君子不為不能者而卑

其道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故語君子之大者其混成體一妙用體變而不見其迹故天下莫能載此其極高明者語君子之小者則置法以民制行不以己而不戾其情故天下莫能破此其道中庸者天下之人同有一性而人之性同有一道君子之教則修是道而已改而不止則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言其不遠人也欲離之而不可得也言其不害人也欲即之而不可得也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故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則己先盡子之道而已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則己先盡弟之道而已

庸德言行以德行之為貴庸言：謹以言謹之為貴能謹則不易其言矣心有所造然後發為言行言願行：願言

富貴貧賤在外者也吾無所加損焉在我者也以其不願乎其在外者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無入而不自得焉不陵上以其富貴不能淫不接上以其貧賤不能移二者出於不願乎其外上不怨天處己有命下不尤人處己有義莫非命也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幸道其常則以為善而後得



禍故居易以俟之道其幸則以為不善而未必得禍  
故行險以要之幸示命也君子不以為命而謂之幸  
妻子兄弟室家父母君子達此以治天下者也達之  
天下所謂譬如行遠其道本諸身而已所謂自通父  
母其順天下順之

視之弗見無形也聽之弗聞無聲也凡麗乎形藉之  
見聞者有新則有故無故而日新者其鬼神之德歟易  
曰日新之謂盛德惟聖人為能体道鬼神數能行之  
體物而已体物而不可遺故如在其上如在左右  
文王聖父也述之可也武王所以為達孝瞽叟頑父也

諧之而後可也舜所以為大孝

舜傳之賢而曰子孫保之者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天下為公傳之賢也猶其傳之子

尊為天子必得其位也德為聖人必得其名也子孫  
保之必得其壽也富有四海之內必得其祿也大德  
材也祿位名壽因其材而篤賢者也

舜言德為聖人而武王不言者其避文王歟此亦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回事不及文王之意然而公之為  
盛也不足以言德

樂由中出不可以為偽樂得其道而正樂興焉樂之

由中出者也樂得其欲而淫樂興焉樂之由偽作者也均是樂也而樂有内外在外之樂無常其欲無已無常之樂不赴無已之欲則憂至焉物累其心又累其樂之玄則惑而已矣

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成性存之非幻不滅道義之門闔則義入而歸道闢則道出而行義

川谷異制民生異俗遲速異齊飲食異和衣服異宜器械異制先王將使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此非所

同者使之同歸於善而已四方之政事上下之志四方之傳道嘗患其法不相通其情不相知其善不相聞自非以意教德以神會道之人居則麗乎方動則麗乎形雜欲相感以情相聞以善不可得也然而先王將務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不亦難乎置官設屬使取四方之善訓而同之蓋無雜者合方氏通其財物以合其事除其怨惡同其好善以合其情此齊其政而已欲其從之也輕則必有訓而後喻焉訓方氏道四方之事以訓其事道上下之志以訓其情雜然予道而已欲得四方道而訓之則其傳道烏可廢



哉四方之傳道蓋見於文辭予即而誦焉正歲萬物  
更新之時訓方氏則布而訓四方正其始也新物使  
人志淫而好僻有戾於訓焉訓方民務若其情而訓  
之使人好惡之情好善而惡之則亦觀新物而已  
四肢之於安佚人之情也樂徇其情惡勞其形不能  
非禮勿動而使非僻之心輒乘安佚以蹈其舍則無  
所不至矣而况王乎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  
先王制禮視有旒聽有纜言有紀動有佩堂上之行  
門外之趨為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  
誠使頌其德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

退揚而後鉦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羽君民士物  
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  
師田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前責大馭馬  
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頌車之行而闐肆夏之聲  
則由吾於堂中顧車之趨而闐采齋之聲則由吾於  
門外王之言動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  
所御與有力哉

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欵不盡物無以致受致齋  
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有所思祭之日有所見此盡  
志也內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殖陸產之醢在焉

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寔在焉其備陽物也  
昆蟲之寔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寔在焉此盡物  
也外心也

惟聖固念作狂則為僭為豫為急為蒙惟狂克念作  
聖則惟謀惟哲惟又惟肅此狂與聖所以序八者之  
間欤伯夷叔齊辟地者也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也虞  
仲夷逸辟言者也辟世之士其朱張歆言行不見於  
天下孔子不得而論之序在六民之中非夷也非虞  
也非惠也晨門荷蕢大人接輿長沮桀溺之徒一方  
之見皆以孔子有求於世而非之者孔子所以論列

四辟之士而見其志焉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  
往來不窮謂之通萬物之理也推而行之謂之通四  
序之運也往不窮於幽來不窮於明則亦推而行之  
而已



演小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雜說

合異為同易之道也天下之道散同而已冒天下之道此易所以無體無乎不為蓋非冒天下之道不足以為易

道為天下之母然後寂寥之中生出有象長育有器建立有法老者入死故窮則變少者出生故變則通往來不窮新故相代故通則久夫窮則變則通則久易之道也黃帝堯舜禹湯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遵易之道者也不以人廢天不以

故減命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乾坤後使六子者也其言能變化成萬物所以不及天地其言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則曰天地定位而已

既有典常者易之書也不可為典要者易之道也言要以其不及詳言常以其不及變典之為道要常而已

典者道之降則者典之降法者則之降易之道至於為書示已粗矣然而不言法則何也以易而示他經則其為書猶主於道焉禮以世法為主詩以人情為主書以時務為主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易所以

為道其出入以度至既有典常言易所以為書易之為書有道存焉故以同民患則有濟天下之仁以前民用則有周萬物之智不可遠也尊之如父親之如母其人以度使內知懼則雖入無保如有輔翼之者其出以度使外知懼則雖出無師如有教之以事者虛一之中真性存焉利欲不能復矣其猶井歛既潔淨矣無事乎滌既正固矣無事乎覆其地冽其泉寒供物之求而已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易之道也故能與天地為終始萬物入死矣天地未嘗有終萬物出生矣



天地未嘗有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不聞名曰希易之道也故能與天地準是故形體之所覆載情氣之所交感未嘗有餘未嘗不足天地物之大者爾未離乎物而不與物同為始終有餘不足夫何故也易有所與故也

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謂仁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謂道復之初九一陽來復之時萬物歸根之地其冥也為明之藏為物之復始其罔也為有之舍為物之資始以人言之則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仁以天言之則有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道與仁相為左右

道與物相為得喪六四與初為應從道者也上六迷復徇物而往者也

貌言視聽思五者君以仁民者也而暘燠寒風五者天以生物者也是故肅又哲謀聖五物之時若之狂僭豫急蒙五物之常若之聖人之治天下無狂而能肅無僭而能又無豫而能哲無急而能謀無蒙而能聖是故五物未嘗極備而示未嘗極無數或有之聖人能以五事裁其有餘戒其不足易曰裁成天地之道則成能乎其中矣輔相天地之宜則成位乎其中矣

舜以禹臯陶為己憂故臣作朕股肱耳目特以命禹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特以諭臯陶夫禹臯陶與舜為  
一體者而舜或失之則一體廢矣為己憂也不亦大  
乎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為惟辟作福言之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為惟辟作威言之好惡不作公生明夷曠之  
中遂無萬物之累故言其無滯礙則曰王道蕩言  
其無險厄則曰王道平言其無邪社則曰王道正  
直

遵王之道則有作福之仁遵王之路則有作威之義  
會而歸之以立有極之本散而行之以致有極之用  
方其會而歸之未始有好故能無作好未始有惡故  
能無作惡無偏無黨或見於公無反無側或見於正  
此則有極散而行耳

人之於學有情然後好善有志然後向善情有好惡  
志有向背以好惡之情好善而惡惡則孟子所謂若  
其情者也以向背之志向善而背惡則書所謂遜志  
者也蓋惟窮理之學為能遜志學在口耳之間未有  
能遜者也

惟學遜志則有受道之資務時敏厥修則有致道之力



乃來為其質有所受力有所致故也高宗之學暨厥  
終固顯豈非志之所在有所未遜歟故高宗之命說曰  
爾惟訓于朕志說之訓高宗曰惟學遜志

學之序能辨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辨  
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  
志於道則無累志於仁則無惡

伏羲唐堯周公無成與虧者同乎道也有戒與虧者  
異乎法也可異者法而已矣道不可異也荀卿以道  
過三代謂之蕩法異後王諸之不雅然則荀卿所謂  
道與法者異乎吾所謂道與法也推之言曰法始乎

伏羲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峭々其賢於荀遠矣  
相道者天相天者人道無形也視之不見道無體也  
搏之不得無所由也無所居也無所行也無所止也  
及其之乎上者其數三天之乎下者其數兩地參伍  
以變錯綜其數偶者合之以奇奇者合之以偶生者  
斯成始者斯終積是而為辰積辰而為日積日而為  
月積月而為時積時而為歲有生類不能述此五行  
之數有生有成有奇有偶有盛有衰有清有濁或相  
制或相順或有餘或不足有生之類食息頓歎上下  
小大不能述此言其道也或居乎小人或居乎君子

言其位也或居乎上或居乎下言其分也或居乎富  
貴或居乎貧賤言其情也或居乎厚或居乎薄安其  
所居不相乖異此天相之也五典以叙五禮以秩其  
為彛也始終之不可窮其為倫也先後之不可亂然  
而九疇之類初一日五行非人所與焉欽用五事農  
用八政協用五紀建用皇極又用二德明用稽疑念  
用庶正安其所居不相乖異此人相之也叙者以惇  
秩者以庸不可窮者推之使通不可亂者辨之使治  
天子施禮於諸侯以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  
禮於天子膳以牲牷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外心

也以外為貴者內心也禮器曰古之聖人內之為尊  
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  
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郊特牲  
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  
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為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  
王官也令百姓皆具樂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為  
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  
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焉  
不矜而莊人之道也不言而信天之道也不厲而威  
神之道也



教民力而望地利可必也教地利而望天時不可必也天時之運豐登中下未始有常先王以耕計積以仇計用以黼計食非其恪人以自養也為國備天時之變則以耕計積為民應天時之變則以黼計食司稼一年之上不出斂法則其取財有義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則其用財有禮天時之變其所生者弗盛而國之所積厚焉其所取者弗多而君之所用殺焉

六刑為六行而設造言亂民之刑為六刑而設六行之教不明造言者亂之也六行之俗不成亂民者害之也

孟賁之不動心也以力告子之不動心也以言孟子之不動心也以德有力者不必有言故孟賁之勇衆力能勝之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告子之勇衆辯能勝之孟子之勇不可為衆舉天下之辨窮天下之力未

有能屈之者孟賁告子區區言力之間何足道哉而公孫丑以孟子過孟賁遠矣將欲賢孟子不知其實卑之也此孟子所以言告子先我不動心者以鄙公孫丑之言欺告子先我不動心且未足以為貴則雖過孟賁遠矣何足以進我哉

北宮黝之勇知用其氣而已不及自守孟施舍之勇

知守其氣而已不及自反知用其氣則養之無所枉  
故曰北宮黝之養勇也知守其氣則養之有所枉故曰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孟施舍量敵慮勝與夫自反相  
似視不勝猶勝與千萬人吾往矣相似北宮黝惡聲  
至必反之與夫不可者拒之相似二子之勇皆不及自反  
故曰未知其孰賢北宮黝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  
於市朝此使於菑、之氣者孟施舍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此使於區、之智者量敵慮勝能慮人矣  
不能慮己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且不能慮人而  
况於己乎然而皆未耳本之則無如之何及之有知

居之有仁行之有義此曾子所以為勇之大者直在  
人曲在我則禍寬博吾不憚焉曲在人直在我則雖  
千萬人吾往矣

心志之君也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体氣之寓也  
人之氣時發於心火無志以將之則趨蹶而已君子  
嘗使其氣次志之所至志之所至為之限而氣不得  
以過之過其所至則猶新生之犢猖狂妄行驅而納  
諸罟獲陷穿之中莫之知辟者象矣君將有為也任  
志而用之帥將有行也任氣而用之特其志者心為  
之君而已



以比宮黜用其氣言之則孟施舍量敵慮勝為守約  
以曾子自反言之則孟施舍量敵遠足以為守氣曾  
子自反乃真守約也言孟施舍守約所以柳比宮黜  
欲其尚曾子所謂勇故略于夏曾子之勇孟子之不  
動心一也孟子言曾子之勇所以自明言比宮黜之  
勇所以明孟賁言孟施舍之勇所以明告子  
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不得於言勿以不動求於  
心則告子以心本於言矣不得於心勿以不蹶求於  
氣則告子以氣本於心矣氣之不蹶本於心此固是  
也然而心之所本告子之見既已誤矣氣之所本何

所恃哉言屈則心動心動則氣蹶告子之言幸而勝  
天下之辨則可矣天下之辨有能勝之者則告子之  
心其能不動乎告子之言所謂不必有德者也夫誰  
不可勝哉有德則言本於心矣不得於心勿求於言  
與氣然後其說具矣言與氣之所本者心也心之所  
本者道也

欲其防氣壹也則曰志至焉氣次焉欲其防志壹也  
則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存遠不通謂之志壹趨蹶則  
氣之動也流行不通謂之氣壹迷誤則志之動也處  
一而靜心之道也任志率氣以應天下之變志壹之

患非特其氣趨蹶也及動其心則申之所主喪矣  
言生於心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其所以  
不知言氣集義所生而告子曰義外也非內也此其  
所以不善養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豈有他哉以言生於心以義在內而已

復為精氣則合天地之德散為和氣則贊天地之化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以直養而無害者也

至大配道至剛配義無是餒也無是義道為配  
君子之氣復於仁生於義宜於道有除害之心則怒  
氣之所生有興利之心則和氣之所生興利除害之

心忘則仁守其氣矣

集義所生此孟子之養氣也義龍衣而取之告子之養  
氣也慊者自反而足者也告子外義徒行其氣而已  
能無餒乎中心之所畏言與義衛其外焉此其所恃  
以不動者也其言不本於德其義不根於性欲使其  
心不動亦已難矣



圖書

上海圖書館藏

